

孟子趙注

冊三

卷之十一

七

孟子卷七

漢太常京兆趙岐註

明後學東吳金目蟠訂

離婁章句上

離婁者古之明目者蓋以爲黃帝之時人也黃帝亡其玄珠使離朱索之離朱卽離婁也能視

於百步之外見秋毫之末然必須規矩乃成方圓猶論語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故以名篇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

員

公輸子魯班魯之巧人也或以爲魯昭公之子雖天下至巧亦猶須規矩也

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

師曠晉平公之樂大師也其聽至聰不用六律不能正五音六律陽律太族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黃

鍾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

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當行仁恩之政天下乃可平也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

不行先王之道也

仁心性仁也仁聞仁聲遠聞也雖然猶須行先王之道使百姓被澤乃可爲後世之法也

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但有善心而不行之法度亦不足以爲政但有善法度而不施之法度亦不能獨自行也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

之有也。

詩大雅假樂之篇。愆過也。所行不過差矣。不可忘者。以其循用舊故。文章遵用先王之法度。未聞有過者也。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圓平直。不可勝用也。

盡己目力。續以其四者。方圓平直。可得而審知。故用之。不可勝極也。

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

音頌律而正也。

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盡心欲行恩。繼以不忍。加惡於人之政。則天下被覆衣之仁也。

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

王之道。可謂智乎。

言因自然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

仁者能由先王之道。不仁逆道。則自播揚其惡於衆人也。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

言君無道術。可以揆度天意。臣無法度。可以守職奉命。朝廷之士。不信道德。百工之作。不信度量。君子觸義之所禁。謂學士當行君子之道也。小人觸刑。愚人懼於密網也。此亡國之政。然而國存者。僥

俸耳。非其道也。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

言君不知禮。臣不學法度。無以相檢制。則賊民興。亡在朝夕。無復有期。是言國無禮義必亡。

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

詩大雅板之篇。天謂工者。蹶動也。言天方動。汝無然沓沓。但爲非義非禮。背先王之道。而不相匡正也。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

能謂之賊。

人臣之道當進君於善責難爲之事使君爲敬謂行堯舜之仁是爲恭臣陳善法以禁閉君之邪心是勉之君言吾君不肖不能行善因不諫正此爲賊其君也故有恭敬賊三者之義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

至極也。人事之善者莫大取法於聖人。猶方員須規矩也。

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

堯舜之爲君臣道備

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言舜之事堯。堯敬之至也。堯之治民。愛之盡也。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仁則國安。不仁則國危。亡。甚謂桀紂。不甚。謂幽厲。厲王流於彘。幽王滅於戲。可謂身危國削矣。名之謂謚之也。謚以幽厲。以章其惡。百世傳之。孝子慈孫。何能改也。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詩大雅蕩之篇也。殷之所鑒。視近在夏后之世矣。以前代善惡爲明鏡也。欲使周亦鑒于殷之所以亡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

三代夏商周國謂公侯之國存亡在仁與不仁而已。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由惡醉而強酒。

保安也。四體身之四肢。強酒則必醉也。喻惡亡而樂不仁也。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反其仁。己仁獨未至邪。反其智。己智猶未足耶。反其敬。己敬獨未恭邪。反求諸身。身己正。則天下歸。

就之服其德也。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此詩已見上篇其義同。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

恒常也。人之常語也。天下謂天子之家。謂諸侯之國家。謂卿大夫之家。

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治天下者不得良諸侯。無以爲本。治其國者不得良卿大夫。無以爲本。治其家者不得良身。無以爲

本也。是則本正則立。本傾則踣。固在所敬慎而已。

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

巨室。大家也。謂賢卿大夫之家。人所則效者。言不難者。但不使巨室罪之。則善也。

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

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慕。思也。賢。卿大夫。一國。思隨其所善惡。一國。思其善政。則天下思以爲君矣。沛然。大治。德教可以滿

溢於四海之內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

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

亡。

有道之世。小德。小賢。樂爲大德。大賢役。服於賢德也。無道之時。小國。弱國。畏懼而役於大國。強國也。

此二者。天時所遭也。當順從之。不當逆也。

齊景公曰。旣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

女於吳。

齊景公齊侯景謚也言諸侯既不能令自告鄰國使之進退又不能事大國往受教是所以自絕於物時爲強國故齊侯畏而恥之泣涕而與爲婚也

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

今小國以大國爲師學法度焉而恥受命教不從其進退譬猶弟子不從師也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

文王行仁政以移殷民之心使皆就之今師效文王。大國不過五年小國七年必得政於天下矣。文王時難故百年乃治。今十倍有餘故五年足以爲政。今大國乃踰千里過之十倍有餘故五年足以爲政。

小國美之。
故七年。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

詩大雅文王之篇麗億數也言殷帝之子孫其數雖不但億萬人天既命之惟服於周殷之美士執裸鬯之禮將事於京師若微子者膚大敏達也此天命之無常也

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

孔子云。行仁者天下之衆不能當也。諸侯有好仁者。天下無敢與之爲敵。

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

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詩大雅桑柔之篇誰能持熱而不以水濯其手。喻其爲國誰能達仁而無敵於天下也。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
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有孺
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
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
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
自毀。然後人毀之。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太甲曰。
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
心也。

失其民之心。則天下畔之。簞
食壺漿。以迎武王之師。是也。

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

欲得民心。聚其所欲。而與之。爾近也。勿施行其所惡。使民近。則民心可得矣。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故爲淵。毆魚者。獺也。爲叢。毆爵者。鷩也。爲湯武。毆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爲之毆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

民之思明君。猶水樂卑下。獸樂廣野。毆之則歸。其所樂。獺獮也。鷩。土鷩也。故云。諸侯好爲仁者。毆民若此也。湯武行之矣。如有則之者。雖欲不王。不可得也。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

今之諸侯。欲行王道。而不積其德。如至七年。病而却求三年時艾。當畜之。乃可得。以三年時不畜藏。

乾之至七年。欲卒求之。何可得乎。艾可以爲灸。人病乾久益善。故以爲喻。志仁者亦久行之。不爲灸。人則

憂辱。以陷死亡。桀紂是也。

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載辭也。胥。相也。刺時君臣何能爲善乎。但相與爲沉溺之道也。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